

星期評論

高良佐編輯

第十二十六期

劉英士主幹

文憑商店的債務整理

無論早晚與否，我們的作者與讀者之中，至少有一半將準備考試。本年準備的考試，聽說與往年有些不同。除通常所有畢業考試與學年考試之外，本年度各大學畢業生還要應付一種新發明之考試，名稱好像是叫「總考」，即將四年內所修的幾種重要課程總清算一下。譬如商業往來，端午結賬後有中秋結賬，中秋結賬後有年底結賬；年底是最後一次，負債者不但應以最後一節「新賬」，而且該連以前兩節結而未清之舊賬，必須新陳全清，而後可得兩訖收條。學年考試只如端午與中秋結賬，而總考則如年底結賬，至於畢業文憑，當然可比兩訖收條。兩訖收條從不輕發，所以畢業文憑自亦不可輕發。

惟自師道失去尊嚴而社會風潮以來，文憑商店的顧客，儘管被前騙，而其呆賬則逐漸增加——有些人願把近來高等教育的特別發達，歸功於文憑商店之放賬不收政策。那些「愁眉本的老闆」，第一步是濫收債戶（降低招生標準），第二步是將貨色賤以（以研究院課程教一三年級學生），第三步是濫發不討債（大小考均敷衍了事），第四步是提早關門過年，根本不敢逼着債戶去換戶坐案。因此，文憑商店的顧客，無分貧富，照例是以債償債應有之舉；貧者說，老闆未向我討；富者說，我不想貪便宜，我只維持公道，別人不還我也不還。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債償不計其數，誰也沒有準備償付，到了社君上天以後，教育部忽來一道命令，我要清理店賬，經理與債，同樣感覺債務，於是乎問題發生了。在最近一個月內，我們幾乎天天收到反對總考之稿。我憑良心不能贊成賴債，所以一看題目就退稿。我不否認賴債也有理由，但非理由不即等於還債，而我只能贊助還債，兩者不可得兼，只好姑把理由犧牲了吧！好像沒有人在原則上反對還債，甚且有人主張現款交易，根本不賒不欠（即於平時加嚴考核，每點錢都給學生以測驗腦力的問題），那末，我們的拒登反總考論文，也許還是可寬恕的。

賴債固然不是一種美德，但還債亦非人情之所願。所以普通商店之放債，莫不擇人而放，新式商店則銀行之類，且必須有擔保和抵押，只有我們文憑商店，放債要算最寬，總是對於缺乏信用的債戶，毫無限制地予以方便。最不公平的是有些教授對於特殊優良的學生之論文，看得樂而忘倦，不惜一再求全，叫其高屋建瓴了再改，改了重讀，使之永不完卷，而對其莫名其妙的天書，則反備批六十分了之，這無異於苛待忠實債戶，除要求其加利還本之外，尚須強張拿出新票子來。在現行的除欠制下，賴債朋友確實最上算，非但從不清賬，即偶爾走來點錢一下，也不過是拿幾級破爛其紗，冒充法幣！

我們要求債戶守信，必先改良我們的放債與討債制度，即從整頓店規開始！

（英）

星洲評論社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重慶小龍坎東院



LIBRARY

勉朱德將軍

自五月初旬迄今，敵調陸空軍十二三萬進攻津北晉南，而以奪取中條山為目的，意在消滅或圍逐我方野戰部隊，俾便進河使兩路海路兩段。這是一個關係重大的戰役，如果我們不想放棄秦嶺以北的話。由於國軍之努力抵抗，業已殺傷敵軍萬餘名，形勢頗有好轉之說。

在中條山的東北兩方，皆為「敵後的民主政權」之所在，亦即太行山與五台山之所在；而於這次戰役裏面，我們一方面聽到敵方破壞共黨據點的廣播，一方面聽到周恩來先生對國語，却未能從負責方面聽到第十八集團軍的捷報！

事實勝於雄辯。真相終必大白。我們希望朱德將軍口管發揚他的「廣大民眾」的勢力。

胡特號的教訓

五月廿四日，防守北大西洋之英國艦隊與敵遭遇，在格陵蘭海外發生激戰，英方戰門巡洋艦「胡特號」被其勁敵「俾斯麥」號以十五吋口徑大砲彈射穿砲塔旁之一夾層裝甲，彈在艦內之主機艙爆炸，此世界最大之軍艦乃於數分鐘內即行沉沒。據倫敦廿五日國際電，這場海戰似尚未曾完畢，因為德方戰門艦「俾斯麥」號亦已受傷，英艦隊正在追擊。

在這一次大戰裏面，英在陸空軍方面都是處於劣勢地位，全靠它的雄厚的海軍力量來維持危局，以待英國之援。如今排水量重至四萬二千一百噸，裝有十五吋口徑砲八尊的巨艦，於洋

面上與敵艦交兵，頗有周旋餘地，而其結果尚不免使一千餘名官兵遭遭滅頂，難怪消息傳至新大陸後，「美國各界大為震驚」！

已在海上服役二十年的舊艦，打不過一隻最近落成的新式戰門艦，本不違反常情。問題的嚴重性是在英國海軍必須分散於全世界，不能集中起來對付它的敵人。我們希望美國與英艦隊認事想之嚴重，趕快採取有效處置，務使英國不必繼續浪費它的防備力量於蘇彝士之東。

可憐的重光大使

倫敦廿三日合衆電：「日使重光已奉東京電召，即飛返日本，以應政府之諮詢。前次松岡訪歐時，重光原擬與之一晤，但因松岡匆匆返日未果。重光返日時，大致將做道美國。重光二十三日午曾對外次白特勒，告以擬返日一行，並提供担保，說明此舉並非表示英日關係惡化，亦非英日關係破裂之先兆」。

大使不是「領子」。大使應可與國述職。重光此行，平常得很，何必要在辭行時提供這種外交史上似無先例的口頭担保？日本是個一等強國，二十年前猶為英之同盟國，依着慣例，唐爾荷到這消息，當然應由邱吉爾和艾登之流輪流作東，大宴重光，以壯行色，喬治六世也不於發一張請帖，給他一個體面。如今，重光親現英國朝野一切從簡，回想鄧華祺回國時，不免自覺慚愧，於是乎全不講究！

在此尷尬之間，我以為重光不該繼續美國以返日，似乎該感頌方面並不准備歡迎那位倫敦所

不歡迎的貴客。一之為甚，其可再乎？

吃了東西總得瀉

上海二十三日合衆電：「今日有蘇倫四人，引誘大陸報採訪部主任里奧諾夫至法西新滬支部，並以軍用油一百瓶，強行灌入彼之口內。蘇倫此次舉事，因大陸報社評內評論阿比西尼亞戰役，對於法西斯黨及蘇聯國策里尼曾予論列，彼等認爲侮辱蘇聯之偉大處云」。

我不知道偉大的蘇聯在蘇聯方面是否還有外交代表。我更不懂如此英勇的愛國份子，爲什麼不帶幾大瓶軍用油到東北非去灌灌蘇聯或其他渺小的英法軍官。

軍用油是種烈性的瀉藥，向不作爲供食用。偉大的義大利人用及此藥，似乎是予敵人以實際教訓。他們暗示那些大陸報的笨記者說：瞧，吃了東西總得瀉！阿比西尼亞之得而復失，從一偉大的義大利人看來，不過是吞而復瀉！

法國尚非無人

貝魯特五月二十三日哈瓦那電：「頃悉法國軍官利勒中校曾於本月二十日夜間以舉行演習爲名，率領部隊，企圖越過鐵刺網邊界，前往克拉克以奔英軍；聞已被邊防軍所阻，並被俘獲軍官一員云」。

又如加波日台衆電：「據悉原在馬尼刺法輪上之水手若干人，現已脫逃至此，參加自由法軍」。

這兩段新聞表示法國尚非無人。

夢境的十九世紀

雷海宗

人世的變遷，有時快得幾乎不可想像。我們大家若留意每一八一五至一九一四年間爲十九世紀，那一百年可說是個變遷的世紀，一個充滿了希望與世紀。但今日想來，那一切的希望與樂觀，都不過是一場春夢而已；在今日的歐美，無論十九世紀的遺老，或二十世紀的少年，沒有人再真正的相信這些幻想。但幻想總是美妙的，已經消逝的幻想有如廢墟古蹟，尤其令人情不自已的懷想流連。

工業革命是當時變遷的一個主要根源。機器的發明，日往而月，人類每日工作的時間而可以逐漸減少。工作減少之一，一面可以剩餘的閒暇來受教育，滿足人類求知的欲求，一面復可消遣享樂，陶冶性情；兩者都是人性理所當有的自然發展。理性和高尚的，人性的發展是無窮的，天堂或極樂世界並不在死後，就在不太久遠的今生今世！

十九世紀精神的第二個基礎就是法國革命後所普遍成立的「民族國家」。當時大家承認此爲萬古不變的天經地義。歐美各國間，有時容或有小小的糾紛，但決不會發生真正的問題。侵略的對象都集中在亞洲未開化半開化或退化地帶，歐美各國間平衡並立的局面是永遠不致發生變動的。它們之間，只有和平的競賽，沒有將命博鬥爭。惟一例外的普法之戰，實際上並非過度嚴重的大戰。

在工業革命與法國革命變遷基礎下，就建立了一種無以化論的崇拜。詩人丁尼孫，幻想家馬克思，社會學家斯賓塞，哲學家柏格森，都殊途同歸的提倡一種進化主義「信仰」。從此，「前進」與「進步」之類，都變成了動人心弦的名詞。斯賓塞且說過：「無論社會，政治，工業，商業，語言，文字，科學，藝術，都是隨時刻刻在進步。並且進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一切罪惡終究必歸消滅；人類最後必然達到至善的境況」。最英的，同時又有哲學意味的說法，就

是柏格森的創化論。整個的宇宙是一個無限生長的過程。所謂天演並非一種機械的變化，而是生命的本身，乃是宇宙的生命時刻刻在創造新生。最後的結局雖然無人知道，但柏氏至少好像暗示着在久遠的未來，宇宙終有大團圓的一天！

這種種種美夢，在第一次大戰之前已有漸漸維持之勢；到一九一八年後，就全部幻滅了。只有少數復古的人仍然抱殘守缺的要繼續堅持十九世紀的精神。但第二次大戰發生之後，連這最後一點守舊的努力也絕對不可行了。種種關係的事實，今日已無人再能否認，也無法再加否認。機器發明的進步，只是增加了勞工的失業與社會的不安寧。多數人民於八小時工作之暇，除看電影，聽舞，或參加其他低級趣味的娛樂以外，並不知去增加自己的知識或修養自己的人格，最多也不過看看報紙無聊地，去交無聊的煩惱。多數人離字以後，不只不足以使他們的人格增進，反增加了各種令人感傷他們的機會。今日各國內部與國際間的不安，至少有一部份是源於此。十九世紀「教育萬能」與「責任無限」的信仰，只得宣告破產了。

法國革命以後的歐美各國，都認國家思想爲永恆真理，認愛國爲高於一切之責任；每個國民對於國家的利益比較對於父母妻子以及個人的生命還要重要。在十九世紀，各國的國民大致也都能作到此點。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期間，也還能夠勉強維持此種精神。但上今日，情形已經大大的改變。基斯林與賴伐爾雖已變成被人咒罵的巨獸，但愛國的人豈只限於挪威與法蘭西兩國？無論何國，豈能找出成千成萬的出賣國家利益而基斯林或賴伐爾？這種情形，不只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不可想像的，即在第一次大戰時也尚不可能，而至今日，居然在各國都成了不足爲奇的普通現象。我們今日國報，假若維持動改

下任何一國，而其國中沒有內奸與第五縱隊響應，我們倒要表示驚異。這是世界八心的一個如何重大的變化！同時，也是各國內部漸趨瓦解的一個如何明顯的反映！如此嚴峻的事實，絕不能單純的以希特勒的陰謀手段來解釋——希特勒至多不過是歷史轉變的一個工具而已。十九世紀歐美人士所認為萬古不變的民族國家，不過經過了百年，就證明為快要消滅，至少也是快要發生根本變化的了。

經濟的希特勒主義

自從德軍攻陷維也納，英國的遠征軍退出巴黎後，希特勒在軍事上早已統一了歐洲大陸。隨着軍事上的勝利，希特勒亦在政治上獲得了歐洲的霸權，同時在經濟上也將有機會去實行德國幾世紀以來所鼓吹之不得的一個歷史使命。這一個使命便是希特勒現在所要建立的一個新經濟體系。

關於新經濟體系的建立問題，希特勒自己從來沒有說明過，我們只能從他的經濟部長馮克博士的談話中窺見一些梗概。去年七月馮克曾對新聞記者發表過一篇談話，要旨在於說明大戰結束以後，世界經濟體系的改造問題。他認為一旦德國勝利之後，歐洲大陸便應組織成爲一個廣大的經濟集團，這個集團不能像過去向關稅同盟，依舊保持着各國的自由經濟，而是要以德國利益爲核心，形成一個有組織的體系。組織的範圍，自然是先限於歐洲大陸，尤其是中歐及東南歐的農業國家。這些國家，只能夠發展它們的農業，而不能再強用「溫室」的方法來培養工業。近年來各該國在保護關稅的掩護之下所曾扶植起來的幼稚工業，應即加以限制，因爲它們所需要的工業製成品可完全由德國供給。這一個經濟集團，應在一種有計劃的分工之下，由德國發展工業，其他國家則爲德國生產其所需要的原料。

在這一集團之中，各國間的相互貿易應以物物交換爲基礎。貿易的範圍，將以一種隨着其平衡之，而仍以貨幣價值爲其不精確的，

十九世紀的希望已經幻滅，新的希望還未產生，今日歐美的人心可謂空虛無主。關於此點，我們尚無積極的斷言，只可下一消極的結論：目前正在進行的大戰，德國若佔勝利，一切還有何說？假若英國最後獲勝，它今日口口聲聲所標榜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民族自決以及其他種種十九世紀的遺物，也絕無再度恢復的可能。到那時，英國最大責任，就是供給精神破產的歐洲以一個新的信仰與新的希望。

傅築夫

絕對廢止以黃金爲支付工具。國際清算將以德國爲中心，柏林即作爲國庫。清算所。各國對內貿易，雖還可以保留其原有之通貨，但國際支付則必以馬克，換言之，馬克即成爲國際間的唯一通貨。匯兌率則在一種嚴格物價統制及通貨管理之下，使之穩定。各國的通貨要絕對的與黃金脫離聯繫，而實行官理通貨制。馮克博士似是全盤接受了克魯普(Krupp)的「國家貨幣論」，認爲貨幣只是一種法定的符號，其價值乃由國家所賦予，並非由於它所含有之金量。只有在使通貨脫離了黃金以後，貨幣的價值纔能由國家以法令使之穩定。

這一歐洲的經濟集團並不是要完全自給，而與外部絕無貿易關係，反之，戰後的德國，因爲經濟地位的增加，其對外貿易亦必大爲發達，現在它與其他國家間所已締結之雙方貿易協定或清算協定，將來必更擴大而爲多邊協定。例如蘇聯，戰後必以更多之原料，來換取德國的製成品，德國亦將成爲蘇聯與其他歐洲各國國際貿易之中間人；中國一旦恢復了和平以後，亦將成爲德國的一個巨大市場；德國與南美各國間，亦將擴大其物物交換的範圍。但此集團內所能生產的物品，則應盡力求其自給。

由馮克所敘述之希特勒之經濟計劃，歸納起來不外兩點：其一爲以德國爲中心的歐洲經濟集團之形成；其二爲以物物交換制及匯兌清算制來替代自由貿易與國際金本位制。

這一個經濟計劃，尤其是計劃中的第一點，從我們的目光看來，實在有點狂妄，因為這個計劃不特是僅顧全了德國的片面利益，而且要把大陸各國，尤其是中歐及東南歐諸國，永遠壓抑在農業社會的階段上，而不許其現代化或工業化——換言之，即在經濟上使這些國家永遠作為德國的附庸，正與日本對華政策中所要求的「農業中國，工業日本」是同樣的作用。但是希特勒之所以能有這樣一種的經濟計劃，並非出於偶然，而是有其特殊的經濟與歷史背景的。

從經濟一方面看：中歐及東南歐在經濟上是與德國不能分離的，因為這些國家都是比較落後的農業國家，其所生產的糧食及原料，又完全為當地相接的德國所需要。例如德國所需糧食的糧食，幾乎全部來自東南歐；木材的一半來自奧國；平時三分之一的汽油來自羅馬尼亞；大部分的牛肉與雞蛋來自匈牙利及南斯拉夫；全部的煙草來自希臘土耳其及保加利亞；一部分的金屬原料，如鐵鋼鋁鉛鎳等，來自捷克斯拉夫及希臘。這些原料，在平時德國雖可取給於其他國家，但一旦被封鎖，海上的來源斷絕時，即不能不仰賴於此。故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執政以後，就開始向這區域力求發展，因而相互間的貿易逐年增進：德國對這區域的輸出，由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九，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百分之三五；輸入由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二七。在同一時期內，英國對這區域的輸出，僅由百分之四點五增加到百分之五點一；輸入由百分之零點六增加到百分之二點二，可謂幾乎其微。若從這些國家的本身來看，則無論在平時或戰時，德國總是它們的主要市場，而其所需的機器軍火及工業製品，亦惟德國能為有效的供給。例如保加利亞由德國輸入此等物品，佔其總額百分之六一，由英國輸入者僅佔百分之四點六，由法輸入者佔百分之二；羅馬尼亞由德國輸入者佔百分之三九，由英國輸入者佔百分之六點八，由法輸入者佔百分之四點五。其餘東南歐各國，大率類此。而且這些數字還是一九三六年的調查結果，近年來必更大量增加。它們在經濟上與德國的相互依賴，早可說是既成事實。

從歷史一方面看：中歐及北歐自中世紀以來，大部分的對外經濟活

動，即早操於漢薩同盟之手。這個同盟的組織於十二世紀中葉，至十三世紀中葉而正式成立，其中心便是現今德國的勃勒克和漢堡等城市。同盟的目的，初雖僅為防禦海盜，保護商業，然而其後則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有很大的勢力。十四世紀時代，它的活動範圍不僅包括了全部歐洲大陸和英國，而且它的權限還能控制圍繞北海海岸。當時歐洲各大城市，無一不有漢薩同盟的分號，直到現在，倫敦還保留着它的遺跡（如 Guildhall 與 Steelyard）。至於同盟貨幣，當然亦為此時代國際間的主要工具；如今英鎊之稱 Pound sterling，便是由於當時英國人稱同盟商人為 Hanseatic（東方商人）而來。在同盟全盛時期，它的艦隊與傭兵，以及它所特有的精良大砲，沒有一個國王能與之抗衡。當時的王侯貴族，差不多都向同盟借債，所以它又可在幕後決定各國王位的繼承。它可客客氣氣地邀請一個國王去參加他們的會議，又可以用武力來強迫一個國王給予某種特別權利（如減免關稅等）。曾有一百個英國漁民，因為侵入了它的漁區，被它宣佈死刑。這個煥赫一時的漢薩同盟，直到東印度航路發現，英荷兩國海上競爭興起以後，始漸衰微不振，復經「三十年戰爭」之嚴重打擊而毀滅。這一段光榮的歷史確是每一個德國人的甜蜜的回憶！

在十九世紀初年，拿破崙為了反抗英國的封鎖，宣佈他的「大陸政策」。這項政策的施行，雖如曇花一現，却給予了後來「德國人以一種強烈的刺激。所以李士特在他的名著『國家主義經濟學』中，於評論了拿破崙的方法錯誤以後，隨即主張重建一個歐洲集團，至少也必須由德奧匈荷等國組織一個關稅同盟，用以抵抗英國的經濟優勢。不過李士特到了晚年，思想稍變，又曾倡議過由英德兩國合作，共同統制歐洲經濟，既以壓抑俄兩國的勢力發展，亦以維持歐洲的對等優勢，有名「三B政策」（即由柏林條案一條貫通歐洲的鐵路，經由巴爾幹至波斯灣之報告）便是這種思想的產物。三B政策雖未成為事實，却不失為上次大戰的主要原因之一。那次戰爭的結果，雖把德國解除了武裝，却未根絕其狂妄思想，而且正因為凡爾賽條約壓迫過甚，反使德國處心積慮地要完成一種經濟自給的計劃。

一九三五年時國際對於意大利的經濟制裁，雖未能達預期目的，却收到了打草驚蛇之效。這使上次大戰時會受條約國封鎖之苦的德國回過當年慘象，深感有將經濟計劃與政治及軍事條件互相配合之必要。於是希特勒不僅要求一個「生存空間」，且還要求一個「自給空間」。因為希特勒不願要求一個「生存空間」，且還要求一個「自給空間」。因為希特勒不願要求一個「生存空間」，且還要求一個「自給空間」。因為希特勒不願要求一個「生存空間」，且還要求一個「自給空間」。

我們既經過了這一串歷史經過，便可知這前邊魯賓的談話，只不過是魯賓重提舊了。

魯賓談話中的第二點，即要廢止黃金為國際貿易的交換媒介，而代之以物物交換制及匯兌清算制，也是有其經濟及政治的背景的。德國本來不是一個黃金國家，經過了第一次大戰的失敗以及償付鉅額賠款以後，它的存金早已耗盡，其不能復維持金本位制，並不能以黃金為國際支付的工具，乃是一個事實問題。現在世界的黃金，截止一九四〇年底，約有三分之二集中於美國。在最近半年，全世界黃金的新產量，似仍源源不絕地運往美國。德國那樣廢止黃金制計劃，如能為事實，那末，美國境內所保有的大量黃金，必將完全變為鑄牙或製飾物之用，而英美兩國所一向擁護的自由貿易，亦將從此絕跡。這樣一來，不僅大英帝國經濟組織，行將分崩離析，就是美國的經濟地位，亦將完全陷於孤立。所以這一計劃，乃是一種非常毒辣的經濟戰略。去年七月美財長康根輔與英財次索利維斯兩氏在華盛頓發表聯合宣言，聲明一旦戰爭結束，英美兩國即恢復世界自由貿易，這便是對希特勒的經濟計劃而發出的。羅斯福總統之大規模的撥款計劃，一方面固是為了維持其主與自由的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解除納粹德國所發予以整個世界的經濟威脅。

現在大戰方酣，將來鹿死誰手，誰也不得而知。如果最後勝利屬於德國，那末，整個世界的經濟體系，必將全部改組，為禍為福，天曉難。如果同盟國戰勝，則此世界的經濟體系，當不致立刻發生劇變，然而是否能全恢復戰前的舊觀，則亦難言。茲先就第一點來觀察：從

英國最近出版的青報中看來，英國人士現在亦已公開承認，納粹的殘暴方法和片面稅制，雖必盡力推翻，但是中歐及東南歐諸國，亦必須有一種以其本身需要為基礎的經濟組織。英國以其雄厚的財力，豐富的資源，及其無所偏袒的政治主張，論理本可援助這些國家的發展，但是戰後的英國，一方面既不能不注其全力於帝國本身的培育，一方面又因地理上的遙隔，以及經濟關係的不密切，事實上斷難積極參與，將來能夠負擔這個使命的，恐怕還是德國。德國在地理上既與這些國家甚為接近，而其工業技術與組織能力又都居於領導地位，以德國為中心來在經濟上形成一個集團，實在是自然的；惟必須先消滅了納粹黨人的統治，而後此種組織始能合乎平等互惠的原則。去年八月三十日，倫敦泰晤士報發表一篇社論，更進一步的主張組織一個全歐洲的經濟體系，實行一種共同經濟計劃與經濟政策。由此可見英國所反對的，乃是納粹黨人的爭霸方式及其奴視他國的偏見，至對有利歐洲的經濟體制，則至少在原則上是可接受的。

至於物物交換和匯兌清算制，將來能否完全替代黃金，此時亦難預言。但黃金要完全恢復它的戰前地位，事實上似不可能。因為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之黃金業已呆滯於美國，因而黃金貨幣功用大部分實已消失，各國不僅不能以之為通貨實行的準備，且也不復能以之為平衡外匯的工具。這雖是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其現狀之嚴重，前數年却未有人能諱飾及。卡塞爾教授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金本位之沒落」一書中，雖曾力陳黃金本身之弱點，並對金本位之恢復表示懷疑，但他尚不否認黃金貨幣功用，依然主張以黃金為發行準備及國際支付工具。現在則因黃金的過度集中，這兩種極有的功用也喪失了。這樣一來，戰後國際貿易，事實上或竟不得不去採用物物交換與匯兌清算制，因為這在一方面可使各國通貨脫離黃金羈絆，而不受其價格變動的影響，物價與匯兌率都可以在政府的一定政策之下，加以統制；另一方面可使一般缺乏黃金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上也不感覺困難。所以大戰以後，希特勒的暴力主義雖可打倒，而且必須打倒，但是它所依以作樂的世界經濟體系則應予加改造，儘量維持和平秩序。

出路取法於科學，決定選擇的權維還是出路問題。譬如賭博，也有人愛押冷門，所以我實沒有預設少數派的心理。總而言之，各系都有關提出路向學以致用之士。以這樣的心理來「攻」其所學，自難望他們在學術上有所發明或貢獻了。現在我們的學術不是落後了嗎？自然科學不是遠遠地不及人家嗎？幾十年來，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士產的與舶來的，合計不知多少，究有幾個做了「迎頭趕上」的工作？直至今日，我們的大學生，無論是學那一門的，很少是為學術而研究，更少願為學術而獻身，多數是在尋求一步登天的捷徑，只要文憑到手，名列高第，便把一切都拋棄了，連報紙都懶得看。這樣的一代傳一代，我們在學術上都真能有新的創獲，新的發明，新的見解呢？我們的開始西化，雖比日本還早幾十年，可是雙方的努力成績，如今已受到了最劇烈的生存競爭上之測驗，誰也不能掩蓋那種極不利於我們的差別。學術是要真幹實幹的，且在日新月異的情況之下，治學尤須爭取時間，苟非廢食忘寢，那能想和人家並駕齊驅？大學是一民族文化的光前啓後之地，其重要不亞於西歐中世紀的寺院；但情現代式的大學，其前身雖為寺院，却已喪失了寺院的戒條與紀律，再不能把學生一律關在門內，逼他們心不外騫，意專一。如今是個自由解放的時代，我們只希望大學生能各本求真愛知的心靈，以洵道的精神來共同探赜學術的園地，使之開出燦爛的花，結出肥美的果。自從抗戰以來，我們因為軍事的機械化不如敵人，遂使忠勇將士枉死許多；又因飛機數量太少，竟使後方民眾備受痛苦。這些慘酷的事實教訓，還不夠使我們發憤用功，但負着舉國救國的大任嗎？這是我所希望改革的第二種心病。

夏完淳家庭中幾位女詩人

四 夏惠吉

夏完淳兄妹的友愛，很可在他的詩裏看出。全集中寄懷淑吉的詩

第三是迷信洋人的心理。我們本是自負不凡的民族，自稱華夏，卑視四鄰，東夷野人，西羌羊種，南蠻蠻夷，北狄蠻貊，那有半點像外人的心理！但自八國聯軍以後，風氣忽然轉了個不，一向排外之人如今反變做外與媚外者了。大學生本以研元學術為真，而學術又不分國界，博古通今，是其分內之事。但若能力不足以吸收西洋文化，而只學說詞句洋涇派話，對着字典不能看過一段粗淺的英文課本，而即藐視國學，是亦猶以只學李太白飲而而已，僅僅表示了一種不健康的民族自卑心理。在此國難嚴重，大家嚷着要持自力更生的時代，我們即使不能夠在學問上有所創造，以期不必老退縮着人家的屁股，至少也得恢復我們民族自信之力，在精神上獲得些許的自由和解放，何可自甘暴棄，一味仰人鼻息？然而現在的事實是，不少的大學生以為孔子講倫理不如蘇格蘭，韓昌黎寫文章不及高爾基，甚至於認蘇聯為「偽滿」為「應有之舉」！在這樣嚴重的病態心理之下，我們怎敢盼大學生來救民族，救國家！大學生中苟有一人犯此危症，已可使人寒心，而況不止一人！

以上三種，都是我們大學生傳統的不健康心理，不是一個正常民族所應具有的心理。它們既已結成的惡果，我們四萬萬同胞此刻正在圍觀吞下去。既往不咎，來者可追，我希望過去錯誤，只是引起我們懺悔的刺激，決不繼續重演。現在抗戰快近勝利，建國已在進行，雖獅吼，病大新生，迎着光輝偉大的未來，走上崎嶇蕪草之路徑，要創造事業，創造文化，創造民族永生，創造世界的和平——這一切，都有待於現時大學生心理革命的完成！

汪辟疆

最多；亦以讀古年事較長，而她的處境又較困苦，故詩見俱。昭南在完淳殉國的時候，還不過十三四歲，在本文前面所寫的一詩，原以「古風知少女」的話。至於他臨難時上母書所託之昭南女

弟，實因完淳為兄弟可以付託家事，不得不叫她女相依為命，亦猶以家事付託他的外孫侯武功——武功在完淳殉國的那一年，不過剛剛十歲的童子而已。

昭南名惠吉，又號蘭蘭。她在完淳殉國以後，大約是跟着她的母親陳太夫人遷居在戚家。在完淳集內既無可致，而他書的記載亦不確明瞭，故不能確知她以後的情形。蜀刻劉節感集存有昭南「三月兩等同靜樓止曹溪並美南姊作」一詩，據此可知昭南雖不和她的姊姊同歸東園蘆花亭，但亦常往來曹溪。又這首詩的末了二句說：「便欲隨君愁未得，梅花香夢隔蓬瀛」；照詩意推測之，那惠吉或已適人了，所以有隨君未得的話。至於與靜樓同樓止，不過到曹溪來探視她的姊姊，就在靜樓住些時候罷了！今將這一首詩，寫存於此，就這詩看來，昭南的天才，也不讓淑古獨步了！

天涯風雨雁飛鳴 雨雪相依倍有情
點點遠山寒玉狀 層層深樹夜珠明
論心此日歡方洽 惜別他時感又生
便欲隨君愁未得 梅花香夢隔蓬瀛

五 錢夫人

完淳的夫人錢氏，字蕤篆，是嘉善錢彥林——旂——的小姐。她和完淳結婚，是在順治二年乙酉。那年間六月，陳子龍在松江起兵，號振武軍，完淳曾經同他的父親文忠公參與過陳氏軍事。錢夫人和完淳結婚，當在此時。完淳的南冠草中有寄內詩一首，很可看出：

憶昔結婚日 正當撥甲時
門楣齊陶閨 花燭共旂旂
問禮談忠孝 圓袍學唱隨
九原應待汝 珍重腹中兒

他們結婚以後，到了順治三年生了一女，故完淳臨難前遺夫人書，有「上有雙慈，下有一女」的話。次年九月完淳殉國時，他的夫人正

有孕。紫樓志說：「遺腹子仍不育」。據此，則錢氏志所說：「完淳遺腹子，賴王司先德方平兩人，得以保全」，和方授南冠草序所說：「完淳死，而遺腹得一子一女」的話，都不可靠。錢夫人在完淳殉國以後，生子又不育；她也削髮為尼了（見蔡嗣華著夏完淳事略）！這都是沒有記載可攷的。

錢夫人是嘉善的世族。她的祖父是錢士晉，在明時官至撫軍；她的父親就是和她的丈夫同歸罵賊而死的錢彥林。彥林的兒子錢熙，字漱廣，熙弟默，字不驥，都是那時有名的才人。錢默九歲能詩文，有神童之譽。完淳和他兩人來往的詩最多。錢夫人雖沒有詩文流傳，但揣想她處在那種文學環境的家庭，當然不能無所稟賦，可惜我們相隔了三百多年，無從得見！

六 姚嬌俞與盛靚貞

寫到這裏，我再將幾個和夏淑古有關係的女詩人，在此略為敘述：一位是侯演的夫人姚嬌俞；一位是侯演尚未婚妻盛靚貞。

姚嬌俞，字靈修，江蘇長洲人。她能作詩，亦能作畫，而且畫法也很高。她和侯演結婚，是在崇禎的末幾年。後來侯演跟他父親在嘉定起兵守城，城破後也同他父親赴蕪池自盡。侯演殉國以後，嬌俞也就親髮為尼，依夏淑古於曹溪；改名叫再生。她一生所作的詩，後人把它編集起來，題為再生遺稿。這部詩集，早已散失不傳，我們現在搜集，只見她仲春寫懷一詩，從這裏很可以看出這位女詩人的天才。

白雲天末和愁低 無限情懷怨曙暉
煙柳河橋殘月小 疎鐘古寺曉風淒
百年幻影花枝老 廿載浮生草路迷
一葦江頭如可折 笠乾西去待相攜

侯演的幼子侯澗，也是一個青年有志之士。他和夏完淳的交情最好；完淳贈他的詩中有「風塵握手同兄弟，江海知心託死生」句子，就此可證。他十一歲補諸生，在其父兄同時殉國後，他就亡命在外，

後來畢竟客死瀟湘。那時他年纔二十歲。他的未婚妻盛福貞，也是當時一位才女。在尚未嫁到侯家而侯爵以亡命死的時候，她曾作了一篇祭湘賦，以見她矢志不嫁。她本來是夏淑吉的表妹；當淑吉在東園歲寒亭，淑吉的母親和侯爵侯爵的夫人都來同席，她也告別家人，來依淑吉。那時她既決意守節不嫁，所以來曹婿不久，也就落髮為尼；法名叫靜蓮，又號寄竺道人。夏以古德愛護她，她於是禮淑吉比師，和姚再生與女士朝夕厮守。她有寄兒詩云：

一自曾與香 那國不念於
七年三見面 雁子漸齊肩
夢斷燕山月 春歸楊柳風
舊來能念我 三復錦繡篇
又有麻聖師詩云：

自是閨中秀 超然物外清
心能同水月 骨自帶煙霞
翠長真如竹 實開般若花
香言到鐵腸 應如趙州茶

這兩大本不在夏氏家內，但因夏淑吉關係深，而且都是東園歲寒亭中的重要人物，故在這裏實有連帶提及的必要。

七 幾點感想

在我做過幾位女詩人的事實和詩篇以後，我想讀者必定有一種同類的疑問：為什麼這幾家女詩人之際產生了這許多天才女人？男的像夏完淳錢謙益，都是八九歲能詩文的神童；女的像夏淑吉與古隨本夫人以及侯家兩姊妹，又皆才華絕世，而且她們的節行又那樣高！真是叫人難以索解。我以爲這都用不着懷疑。我姑把我的意見寫出來，讀者就不難認明這幾個重要性：

一 舊式倫理的觀念，實在太深了！舊式倫理是以「忠孝節義」爲中心思想。前史所載的忠烈之士，他們視死如歸，都是在這種信條下努力所得的結果。他們隨着的是真理；他們永久的安慰是精神

的；他們只知忠孝節義是至高無上的美德。故他們決不取巧；決不偷生；決不放棄其應盡的責任，受人類的指摘；他們決不賣身投軍，受千錢的賜名。有了這種堅固的信仰，這就叫做獨立不懼的精神。

二 也許是民族意識的偉大吧！內憂外夷是孔子作春秋時六百。後來歷史上演過幾次真真的爭鬥，凡是爲民族奮鬥去而壯烈犧牲的，像文天祥謝枋得陳秀夫這一班人，都是流芳千古；反之，則資民爲厲作僕。像劉豫張邦昌張弘範，沒有一個不受千載唾罵。王維山在傳黃書上說過：「中國可謂可革而不可編與族間之」。這就是昭示萬古的指路牌。明末許、毅身成仁的烈士像侯家錢家的一門忠義，都是實行這種理論的結果。女子在那時不能作偉大的表現，却有誓死不辱的志節，那末，這時候產生了這一批人，不能算是奇蹟。

三 家庭教育是有偉大的潛勢力。一個人才，養成，有形的教育自然是重要；無形的教育更是偉大。尤其是親見親聞而父兄師長朋友們，他們都是節操煥然，把事實做出來給你看。誠忠說孝，是家格的便飯；吟詩作賦，是讀書人的本業。在這樣的習見習聞的環境裏面，人格一依養，他們早就奠定了基礎，所以天才較高的人，不等待成年，都能發才思，卓然自立。這又不是一種神祕的事。

四 人品和文學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人品是經明大義，知廉恥，願順逆，能大節目上去做；文學只要讀過幾本詩書和看過幾部歷史，加上一兩篇雜文，就能寫幾句，聰明人一看就會，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文學自然以情感爲第一義。在他們忠孝性成的人，他們都是熱血上噴情感最富的人，對於國家民族，對於君父，對於鄉鄰和一切有極熱與無極熱的事事物物，沒有一件不極得留連。人品和文學就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事。他們在靜心而讀自寫胸懷的時候，何嘗有意去作文，學一般普通文人的嘆心寫句，作幾山傳世的思想？不過就他的人格寫他的志行罷了！文學到此境界，這就叫「真」。

我們只要認明這四點重要性，那上面所寫的幾個人物，就不難深切的了解和認識。
其次，我們還可以這裏明白了女子的體力，並不弱於男子。在窮

歷史研究

王繩祖

A.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Vols. I, II, and III. (1914) set 6s.
Vols. IV, V, and VI. (1935) set 7s.

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話，本是宋以後儒者的一種調解，古人是無此主
張的。有禮有用的儒生，更不贊同。即歐陽文伯中心思想的「思
學歸禮」而論，本來就不分男女；不過在前代的女子，是有和社會
接觸的機會，故她們能力可表現，似乎只限於家庭之中。假如遇到親
言的時候，她們所擔負的任務，艱難困苦，或者有時更過於男子。我
們只看夏淑吉的處境是何等的艱難，而地所做的事，又是何等的可能可
說。其他以外的幾個女詩人，好像是只有將辭賦句為人傳誦，你還要

知道她們都是青年女子，她親見她的父母和她的愛人，都是為國家民族
盡了大忠大孝，在這極其艱苦的時候，她們何嘗不閉門讀書秋
大義！何嘗不願應這一般艱難的任務？她們何嘗不閉門讀書秋
空山，寧可寂寞為尼，去安心度地地無情。幾月，而不肯再去追求她
甜言好夢。這種志氣和犧牲，真是可以起死立生，更值得千百年後
人的永遠欽敬！
(完)

陶因拜是英國皇家國會的總幹事兼倫敦
大學國際史研究教授。他在一九三四年出版三
卷「歷史研究」；一九三九年又續出三卷。據
說每有數卷，方可完結。這部書不是講一個
民族的興亡，或某個時代的文化，而是講著者
個人的歷史哲學。他以史學家的資格，用歷史
的例證來說明一個思想體系，內容自與普通家所
講的歷史哲學不同。無疑地，這是近幾十年
以來史學界的一部空前傑作。

用即在比較分析已死及現存各個文化以尋求
其興衰的一般原因。著者把西洋史分做兩截：
公元後六七五年以前的稱做「希臘社會」；以後
的稱做「西方文化」。他從研究西洋史裏，發
現人類文化之演變有一公式，可簡稱為「Appearance
& Disappearance」。依此公式，著者認
為任何文化之發展，必經過四個階段：即「混亂時
期」，「一統的國家」，「一統的教會」與「蠻
族入侵」。譬如「希臘社會」，演變至於公元
前二一八年漢尼拔戰爭，一個「混亂時期」就開
始了，直到公元前二七七年屋大維創設「一統的國
家」，羅馬社會始趨安定。公元後第三世紀，
「蠻族入侵」，羅馬帝國內都崩潰。基督教徒
在先天受政府輕視虐待，至是則宣揚教義，熱誠

難民，感化蠻族。結果，「一統的國家」消滅
而「一統的教會」產生。北部蠻族創設若干小
國，代替羅馬帝國的政體。基督教徒是內部的
分化分子，而蠻族則是外部之破壞分子。由第
三世紀至六七五年為一停息時期。現存的文化
如「西方文化」及近東「希臘正教文化」，皆係
「希臘社會」之遺緒。若以文化間之聯繫關係
來做標準，那末，這二十一個文化可以分為兩大
類：一曰完全不聯繫的文化，如埃及文化與安底
文化；二曰聯繫的文化，如「希臘社會」與「西
方文化」等是。
文化之創造——不聯繫的文化，是從初民社
會突變而來；聯繫的文化，是從以前的文化分離
而生。初民社會忽然而產生文化，是種由靜而動
的現象。一個文化既失去了創造力量，內部分
子叛離，另生新的文化，也是一種由靜而動的現
象。在一靜一動之間，可以看出人類歷史是有
節奏在內的。文化究竟因何產生？或新出於
種族的特性，即謂人類中有某種種族特別具有
創造文化的特殊，今日德國納粹黨時理論即係如
此。事實上，現存七個文化之中，有好幾個是
兩個或三個種族合力創造的。種族一般，荒謬

已極。或謂由於環境所使然，即人類可因氣候土壤或地域等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文化；其說亦謬。蓋尼羅河流域與兩河流域都發生過沖積地的文化，而約但河流域却未產生同類文化。多瑙河流域氣候土壤亦與黃河流域相似，而未產生類似「中國上古社會」的文化。環境固不與於自然方面，人為環境亦在其中。但據著者考索，即合兩河流域來說，亦不足以解釋文化之產生。文化可產生於任何環境，只要有一因素就行。

此因素為何？曰刺激與反應。一個社會在其生命過程之中，必遭遇着繼續不斷的困難或問題；此社會中的每個分子，亦必各用其所認為最好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刺激。社會中的分子，既經多次刺激，漸漸地各自分化，而各有其特異的性格。一次又一次的訓練，漸使社會中有些份子，不認自己適應環境，淘汰下去；有些受了挫折，發育不全；有些却是增長了智慧，不但能解決其自身問題，且更進而發現如何引導着全社會向進步的途徑。文化之創始，應歸功於上述第三種分子。

或謂文化易於舒適的環境之內產生。此說亦不能成立。過去二十一個文化，都產生於艱難困苦的環境之中。在史前時期，尼羅河下游是幹草卑濕之地，埃及人民費了許多辛勤，墾殖灌溉，始得成為後來的膏腴之地。黃河流域時有水災，冬天那麼冷，夏天那麼熱，中國人的祖先也得費了許多勞力，才能在此創造文化。環境愈舒適，對於人的刺激力量愈薄弱；反之，環

境愈困難，其所給與人的刺激亦愈強。所以中國的上古文化，不產生於長江流域，而發祥於黃河流域；希臘文化之創始，亦不在俾俄富河，而在阿提卡。

除了艱難的地理環境外，刺激的種類尚多。

(一)新地方——文化移入一個新的地方，必受新的刺激。遷徙渡海，所遇新地的刺激必強，而其發生的效果亦必大。所以「希臘正教的文化」在帝俄有異常的生命力量；而挪威人移入冰島，也產生了冰島文化。(二)突然的攻擊——攻擊力量特別猛，破壞程度特別深，其所刺激出來的反抗力量也特別大，恢復的速度也特別快。羅馬一度曾被高盧人所打敗，城市多被佔領，不久即能擊退敵人。從此發揚武功，統一半島，征服地中海世界。普法戰爭時，法國打得一敗塗地，但是不久亦完全復原。這皆是很好的例證。(三)繼續不斷的压力——一個國家的邊境地方，因為常受外族不斷的壓迫，故遂成為政治上的要領。國都每接近邊地，就是這個道理。例如滑汾二河流域為中國上古世界防禦蠻族的前沿地。周秦皆起於渭河流域，而汾則為晉國發祥之地。上古時候，只有殷商起於東部平原。自東周以還，外患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故凡統一中國的王室，或者原來起於北方，或雖起於中部，而後遷都北方。秦漢隋唐皆都長安。唐後五代紛擾，外族的壓力漸自西北移向東北，故宋都開封而其後金元明清皆都北平。可見邊地外族的壓力，確是一種刺激，能使邊地之重要性超過內地，這是文化史上一個原理。

(四)社會的懲罰——社會中一部分人，或一個階級，因為種族或宗教上的不同，受到別人的排擠，職業活動被限制，只能夠在限制的範圍以內施展其全部的精力，於是造成了猶太人那種多財善賈的本領。

上文謂文化之創始，不可以無刺激。但刺激之對文化，過猶不及。試以挪威海島為例。挪威海島物質環境，所與刺激不及冰島之甚，故挪威人移至冰島後，能在新地創造更爲燦爛的文化。格林蘭居冰島之西，物質環境的艱苦尤較冰島爲甚，但由冰島移入格林蘭者，不惟不能創造更高的文化，且不能保持其原有的文化水準，因為格林蘭的刺激太過了。

文化之生長——文化有於創始之後，發展到某種程度，便是停滯不進者。一般游牧民族及歷史上的斯巴達人即如此。此類文化均爲應付某一時期環境而刺激，而把一切的組織技能，完全用在維持生命的一個方向。其團體行動，如同羣類本能的行動，完善無缺。但也如蟲蟻一樣，缺乏那由理智而生的適應新的刺激之能力。他們變了本能的奴隸。生長的文化却不是這樣。它是進步的動作。它有一種活潑精神，能由刺激而生反應，再經新刺激而一新反應。此種進步，若用方向來形容它，殊嫌不夠，因為它是層進累積的進步。層進累積情形，可於文化的內外兩方面同時看出：外是環境；內爲社會自身的調整。因此，我們知道生長的意義便是適應和調整。

文化生長的標準是什麼？是克服環境嗎？

在社會環境方面，文化生長可以地城而拓廣來衡量它。但是文化傳播，由近及遠，從時間上看，往往等於社會進步的阻滯障礙。例如十六世紀的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在歐洲方面，西班牙的文藝武藝，亦可隨着其他國家而收進，但在墨西哥則落後。十九世紀中葉，墨西哥人打回仗來，用的還是幾百年前的武器。我們如何解釋這種似乎矛盾的定律——文化的地城而發展與社會的解開的相互關係。一個顯明的解釋是：武士主義。武士主義常使文化為之崩潰。同一個文化裏的國家，互相殘殺，武力佔勝而社會則解體。

在自然環境方面，文化生長可以拿技術進步來做標準。尋常都將人類史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等等。照此看來，「西方文化」在人類文化史上，似已達到最高峯了。但以工具和技术來衡量文化，實不可靠。這在歷史上有不少例證。有時技術進步而文化停頓，甚至落後，如波利尼西亞人是最好的航海家，新巴達人是最好的軍人，而其文化則皆停頓不進。「希臘社會」向農藝技術逐漸進步，而文化則日趨衰頹。也有時候，技術不見進步，而文化仍在變遷着。用鐵器的希臘人征服了用銅器而密諾人，誰能說前者的文化較高於後者？密諾人雖始終只用銅器，而竟曾有燦爛的文化。一部技術史雖則不能說明社會進步的定律，但它即能指出技術進步的原則，那就是「漸進而簡單化」——陶因拜稱之曰「以太化」。他拿交通，運輸，文字，語言，天文，哲學來做例證。比如

運輸工具，火車已較從前的輪車軌道便利多多，而汽車更快，無需乎軌道；飛機尤快，在天空中行如無阻。工具簡單化非但並未減少或消滅一部分的作用，反增加了工具的效能或美觀，所以祇有「以太化」一個名詞，可以用來形容它。

「以太化」是隨文化生長而來的現象。我們由此可以尋到文化生長的標準。文化生長是將注重點而精力，由一個領域移向另一個，即使刺激與反應的動作找到一個新的舞台。在此新領域內，刺激由內而生，而反應所取「方式」則是內部調整。例如西歐之所以能將外學人擊敗，原因是在封建制度之形成。封建制度係將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功能，分化開來，它振動了西方社會組織，生出一種刺激。西方社會內部調整之結果，是以民族國家來替代封建制度。我們既知文化生長的標準便是社會自身的調整，就可循此路徑以去分析它的生長經過。社會僅是人與人間發生關係的媒介，也可說是人羣活動的範圍。造成歷史的主角是個人，不是社會，拿機械發明來做例子。發明一種機械來應付一種需要，只是社會中極少數人有此本領。文化生長只是極少數富有創造能力者的工作。大多數人渾渾噩噩，缺乏創造能力。少數天才若不拉過大羣體者前進，他們就會落後。任何文化，在任何階段中，多數人的情感是固初民社會裏的並無二致。

這些富有創造能力的少數人的內部心境，陶因拜用一個名詞來描寫它，曰 *Witchamant's* *Mooring*，姑譯之為：「運跡潛修與出山救世」。

暫時離開了社會羣衆，而去埋首工作，等到相當時機，回到社會來指導羣衆。古今聖賢，無不如此。柏拉圖在「理想國」內所設「石穴」的譬喻，很能說明這事。石穴裏面，人一生未見陽光，偶然看見那洞口火光返照出來，映上人影，以為人的真相不過如此。一旦有一個人走出石穴，親眼看見世界，認識了自己的面目，心中十分愉快；他不自私，沒有忘了自己是從石穴而來。於是他就決心回到石穴，把他得來的知識，曉諭其尚未見天日的同伴。這種出世而復入世的精神，不惟表現於一個一個的聖賢志士的行為上，且亦表現於一個社會裏面少數富有創造能力者的團體行動上。

文化之顯微——二十一個文化，現存者不過七個，而其中六個今皆已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或消滅而趨於。似乎一個文化遲早都要沒落！當一個文化趨於衰落的時侯，社會中的少數領袖（統治階級），必定失去創造能力，不能領導羣衆，感化羣衆，而專憑藉武力以為統治的工具。羣衆對於統治階級，因此不復愛戴，而思叛離。外部的強族亦必不復向化，而用武力來抵抗。於是社會內部發生階級鬥爭，而在境外則與異族引起戰爭。所以文化的顯微有三部曲：一為少數人創造能力之喪失；二為多數人對其統治階級不再心悅誠服；三為社會團結性之瓦解。

（未完）

定閱

凡欲定閱本刊者，請以足額郵票納入單掛號信內，直寄小羅埃本社。白報紙本每期兩角，嘉樂紙本減半。

我為什麼還是一個單身漢

清 蓉

在我們中國遇到生客的時候，他會問起你的

「賣谷」。十幾年前，每逢遇到這種情形，我

願面起耳赤。近來我遇到這種問題，即可處

之泰然。我常常笑着回答，說我沒有眷屬。有

些人談到這個階段，便或換題目；有些人却要追

問為什麼。這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但是，

我總簡單地說，我的經濟情形還不允許。其實

還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至少它對我這是這樣的。

我年紀已卅五歲了，為什麼還不結婚呢？

這不單引起別人的興味來問我，有時連我自己

也問過自己。很明顯的，我對結婚不大熱心。

當然，這不是個別的，有它的背景。問題是在

我對結婚的觀念。

却不能怎樣做。

我認爲戀愛完全是我個人的「射影」——換

句話說，一個女人完全像我一樣，我認爲她

真會戀愛。很不幸的，世間像我這種男人一樣

性情的女子很少，所以我便遭遇到很大的困難。

其次，我研究過英國文學，加上又學了些文學

批評原理，我對宇宙間一切，變成了一個批評的

態度。我欣賞各色各樣的美，但決不會相信

那一種美是絕對的。每個女子的美麗品性，我

都看到，我都欣賞，不用說，我敬佩每個女子，

的子女，他的斯文正如現在女子趨三花繡帶粉和

口紅的現代化一樣的人討厭。但是，在我們

這個天國裏，林黛玉一流的小姐是太多了，很多

還不如林黛玉！我想，我要戀愛，要「羅曼蒂

克」，唯一理由是在它能夠造出一個理想世界，在

那個世界裏，我可以過一刻兒真正快樂的生活。

和林黛玉一流的女子戀愛，我仍舊不脫實際的

世界，那末，我何必自尋苦吃呢？

朋友們說我太理想，不錯，我坦白地承認。

但是，有時我也很實際的。我認爲實際者的時

候，另外一堆事實使我徘徊在婚姻的路上，遲遲

其行。我在家裏是一個忠厚的孝子，在學校

生和小道面前，我敢坦白地說，絲毫不曾面紅耳

赤！我的父親是一個紳士，終年在外奔走，不

管家事，我的管事的母親多病。我足足有六個

弟弟和妹妹。我在小學讀書，我的母親病在牀

上的時候，我一方面要做功課，一方面要侍奉

病，招呼弟妹。我是一個大兒子，沒有姊姊，

我彷彿像他們的母親一樣。有一個時期，我的

背上帶了一個弟弟，膝上還坐一個妹妹。這

事，我記得清清楚楚，正如昨天的一件事。很

不單的，父母去世很早，弟弟妹妹教育費重大

担父放在我的兩個肩膀上。我走出大學門，

教了六年書後，自己到英國去讀書，同時還教育

兩個弟弟，結果，我背着一筆萬元的巨債。想

到結婚，我半生的艱難困苦便是一筆一筆的累

在於我的眼簾前面。我對自己，對弟妹的事，

我敢說，我的父母在九泉，會含笑地說他們放心

得下了。但是我怕結婚，一部份原因便是從這

個方面說起。

却

不

能

怎

樣

做

。

我

認

爲

發生。我，和我一樣經歷的人，這些事情也
許沒有使他們害怕而徘徊在婚姻路上，我却相
信，在一個時期，他們也徘徊了一會。

我常聽到結婚之愛一流的話，依我看來，一
大部份是自欺欺人。不錯，我也曾見夫婦兩面
堆着笑容，互相叫着「親愛的」。但是，等你
去考察他們心的後面，那有什麼快樂存在？我
敢問，世間有幾對夫婦是真正快樂的？當然，
男女既然做了夫婦，總說是快樂的，因為倘使不
說快樂的話，別人家會譏笑他們。很多夫婦很
本想不到這個問題。大家既在一處，便湊合了
事！那種結婚前的情愛，已經丟到九霄雲外去
了。女人有了子女，一心一德的用力在子女身
上，不管什麼愛與不愛了！這種爲了子女而結
婚，和有些爲結婚而結婚的，一樣地使我害怕！
許多人結婚是因爲「男大須婚，女大須嫁」的迫
迫。你看，到今日，全國報紙上登載的結婚啓
事說：「承×先生介紹，得雙方家長同意！」
一流的話，很顯明，一男一女既是都有結婚的
意思，於是那月下老人便替他們介紹見面。男
人看到女子，覺得她眉清目秀，女子看到男人，
想他這身家殷實，可以一輩子享清閒福氣，兩
人便結爲夫妻，朋友們都說這是一件美滿婚事，
他們自己也竟想這是一個理想的結合。這樣的
結合，那有什麼意義？我自己最怕遇到這種情
事。我愛過常被人家笑罵的「君子式」教育，
我是一個二十世紀的「武士」，我尊敬女子，在
上面一段所說，我只是把實情坦白說出，我希望
「摩登」小姐不要誤會。

我想戀愛應該和一首抒情詩一樣。它不是
像一首平常的抒情詩，而是像塞萊的百靈鳥歌。
百靈鳥的歌聲散佈在天空裏，戀愛散佈在人與人
之間。它是一件不可捉摸的東西，是一種沒有
火焰的熱力。真愛是一個理想，一切代表
這個理想的女子都該獲得我的情愛。朋友們說
我這種思想太實際太遠，我並不否認。我直
到今日，還留在單身漢一條路上，一部分也爲
了這個原因。因爲這個理想，我僅只有女性朋
友，而無愛人。我記得一位女朋友告訴我，她
預備結婚了。我勸她犯不着投入人間的羅網去

通訊

假如我是郵政當局

編者：根據「一欄欄在手便把
令來行」的古語，假如我能做到郵
政方面的最高當局，我想我於就職
之後，首先要辦下面幾件「要政」：

(一)規定貼郵票的位置，並嚴格限制不合
規定的亂貼——要寄信就得貼郵票，所以貼郵票
是一件非常平凡的事，也是一件大家做得爛熟的
事。但，唯其是平凡而又做得爛熟的事，人遂
容易忽略它的缺點，更談不上設法改善。譬如
貼郵票的位置，大家就很差差不一；有的是在
正面，有的是在反面；同一正面或反面，有的貼
在上端，有的貼在下端，有的貼在左方，有的貼
在右方；有的更把四五張郵票排貼在封口處，
以收節省膠紙之效；有的正面貼了兩張，反面再
貼兩張，並且是上下左右，思慮極布！。關於
於這件小事，聽說現在的郵政當局早有規定，但

自尋煩惱。我說，倘使女子不結婚，社會上一
般人會加以種種猜測的。這是事實，我聽着只
能一言不發。我是一個男子，比女子的情形更
好些，即便社會上一般人加以猜測的話，我決不
理睬他們，我走我的路！近來因爲關心我的朋
友們的勸告，在這路上，我的心也動搖過幾次，
但是，等了一會，我總能堅定我的腳步，仍在這
條路上慢慢地走着。那裏是我的歸宿？我不
間，也不知道。但是，我在這條路上走得太久
會疲倦，也許和其他的人們一樣，在路旁的旅店
裏停留下來。誰知道？

因日久玩生，大家早已忘記了有這回事，故而重
貼亂貼之風，越來越不像樣。這是一件很不經
濟的事，首先受到影響的是負責收發郵票的人。
這封信還在這面，那封信得翻過來在那面，這
時更得留心上下左右，翻來覆去，眼睛和手都得
隨着每封信上的郵票部位而轉。這樣一來，發
郵票的工作，乃不得不倍形繁瑣。影響所及，
第一，本來是一人的工作，郵局不得不派二人來
作；第二，發郵票的時候本可以順便檢查各信是
否貼足郵票，但因郵票需貼，就難免於檢查，有
時甚至沒有檢查的餘裕；第三，發票的人有時怕
麻煩，有時是出於大意，常把郵票貼在空白的紙
上，而用過剩的膠紙完好如初；或一個信上有數張
郵票，僅盡其一而使其他不肯黏貼。結果，郵
政方面因將受到很大的人力和物質上的損失，而
信件之寄遞，亦必爲之延緩。因此，假如我在

郵政當局，我將把這件事實作要案辦理，一點不留遺憾餘地。如果某價的郵票貼得不合規定，我將命令全國各級郵局給它蓋上一個「郵票位置不合規定」的黑印，乾脆的退給原寄信人，或陳列於一隻特置的玻璃箱裏，讓他自來檢去。

(二) 規定每封信上所貼郵票的最高枚數，這有的加限制——就我所知，郵政當局似乎通告過：每封信上貼郵票最多不能超過三枚(?)。但是現在一般寄信的人很少遵守這個規定。一封寄往本埠的信，有貼一分票四枚者，有貼半分票八枚者；寄往外埠的信，最多可以貼上半分票十六枚。至於航空，掛號及快信之類，則更貼上幾排郵票，有時一個信封的背面貼得滿是郵票。就一般言之，大額郵票和小額郵票的紙張形式，大致相同，印刷費也不相上下；因此，本來貼上一二枚大額郵票就可寄出信件，現在貼了數枚或數十枚的小額郵票，這實在是郵政局的損失，也是整個社會的浪費。假如我是郵政當局，我也必於積極的宣傳勸導之外，另定消極取締辦法：凡貼郵票枚數過多之信件，一律加蓋「郵票枚數超過定額」的黑印，退還原發信人，或亦投於一隻特置的玻璃箱中，讓他自來領。

(三) 加厚郵票背面的膠水——郵票背面的膠水，本來是有用處的，但是最近郵局所發的新票背面，雖亦照常塗膠，却不能發生實效，遂使寄信的人，不務不在膠水上另塗膠糊。我覺得這真是種浪費，實在不如乾脆不塗為妙。為了寄信人的便利計，假如我是郵政當局，我一定要把郵票背面的膠水塗得可以發生實效。我不願使

小品文作家將來或舉郵票背面的膠水為「唯名主義」的顯例。

(四) 取消改用郵票的制度——我沒有搜集郵票嗜好，對於外國郵票，看得不多，所以我不知道外國郵局是否也有改用郵票制度。但我對於中國郵局之在一角票上加蓋「暫作四分」或五分票上加蓋「暫作三分」字樣，却已有得很多，而且慚愧得很，愈看愈不慣了。在印刷術異常發達的今日，我覺得此種變通辦法，絕無絲毫餘地，所以我若有一日能做郵政當局，一定要把各種郵票的需要量和分配情形，估計得清清楚楚，隨時添印新票，不使任何舊郵票離開自己的崗位去辦兼差。

(五) 用簡明的方法，公佈郵票價目——現在的郵政當局，僅於郵票漲價之時發一通告，由報紙作普通新聞登載，一天就算了事。有時雖也在郵局公告欄內貼上一張油印或鉛印的郵費表，但是字體太小，很難引人注意；或於張貼不久之後又為其他印刷品所掩蓋。因此，一般缺乏寄信經驗的人不得不硬看頭皮，逢人亂問：掛號多少？快信多少？航掛多少？……更因多數郵局未設問訊一部，所以籌金，匯款，包裹和傳票等部都有隨時被問的可能，這不但使郵務人員弄得不勝其煩，就是問話的人也常碰些莫名其妙的和不軟不硬的釘子。為了免除這些不必要的麻煩和磨擦，假如我任郵政當局，一定要在所有的郵局裏面，選一適當地位，張貼一張大綱的郵費簡明表，俾寄信人可一望而知。

我今雖有這些「要政」待辦，但可惜我很少

有錢郵政當局的可憐。因為假定我去參加下一次的特種考試，幸而名列前茅，得被錄用，也得先當高級郵務員十年八載，按步升班，等到頭戴花白之時方能發給司令。我既沒有這種應效的學問，也沒有這守株待兔的耐性。退一步說，即使中國政治進步，郵政當局成為民選之官，我也不會中選，因為前二點意見，是給一般寄信人以麻煩的。這樣一來，我似根本沒有寫這通訊的必要——因為寫了之後還不是等於未寫？可是貴刊通訊一欄，體例既仿西洋雜誌，諸布各式各種的公民意見，以使沒有能力來寫鴻文鉅著的人，都得到着編輯一人負責，暢所欲言，則我那種想像的「要政」，似亦不妨形諸筆墨，聽憑酌量刪節，以供補白。一二兩點意見是與一般寄信人有關的，如有「從善如流」的讀者受了此函影響，而肯把郵票貼在合理的地位（正面左上角），且不使其枚數太多（實在只要一張）則必有身受其惠而頌德無量者。其他三點意見似亦可供現在郵政當局的參攷，只要他們能夠設法改善，我也免得想入非非，在睡夢裏要搶他們的位置了。

楊先生：你想當一任郵局管理局長，我却想當一任重慶市長。假如我有一日能當重慶市長，我將首先要求重慶郵政管理局方面承認我的「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性」。我認爲我的市民，不問任海棠溪、兩路口、小龍坎或歌樂山，當他們想寄信給「本市市長」之時，平信一律貼郵票四分。

——編者

楊編，四月廿三日。